



34年，记录莫高窟的喜怒哀乐

【文/蔡娴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初到敦煌时，孙志军还只是个懵懂的18岁高中毕业生，因为摄影，他在这片热土上深深扎了根。从文物摄影到记录历史地理环境演变，这一拍就是34年。他说：“一切都是莫高窟成就了我，并不是我给莫高窟拍了多少好照片。能让我养家糊口，又能让我心有所属，这样的地方让我怎能不喜欢？”

在一年内将492个洞窟完整看了三遍

1984年，因为从小对历史感兴趣而考入敦煌文物研究院的孙志军，最初并不知道即将打开摄影的新世界。当时的他几乎对摄影一无所知，然而上班的第一天，孙志军就被安排到资料室跟着吴健老师学摄影。虽然是从零开始，但孙志军一直学得很认真，工作五年后，他还申请前往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进一步深造。

从敦煌到武汉念书，当时光在火车上就要辗转56个小时。每个月还得省吃俭用，靠147元的工资来维系一切生活以及摄影上的开支。大学期间，孙志军没舍得买过一卷品牌胶卷，而是跑到电影制片厂购买9块钱一盘的 movie 胶片，再自行“改造”成相机用胶卷来练习摄影。

他说，在那个时代，大家都过得不容易，但大学时光让他受益良多。孙志军不仅有幸成了易中天的学生，听他讲了一个学期的“中西美学比较”，还接受了多位老师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系统教育。他说，这些都对自己日后的摄影创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，“让我的眼界变宽，看得更远了”。

有人说，做一名文物摄影师是件很幸福的事，因为他们是历史的揭秘者。“我觉得这个定义有的时候是恰当的。因为我们能近距离地去观察这些文物，我非常享受这样的过

我珍惜每一次的拍摄机会，每一个拍摄的对象都是我所喜爱的，我只是力图将先人留下的美通过我的相机展现出来，将其中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充分地展现给大众。

程。”现在，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，这样的机会对于孙志军来说变少了许多，这令他很是怀念以前能专心拍摄文物的经历，“至今我都非常珍惜能够进入洞窟拍摄的机会，每次在洞窟里我都会细细琢磨，一有这样的机会，我就会非常兴奋。”

今年，已经是孙志军在敦煌拍摄的第34个年头，有些洞窟壁画早就不知道拍了多少遍，但每拍一遍他都要想着如何去突破，如何表现出不一样，“这幅画我过去表现得对不对？现在应该怎样去更好地呈现？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”。孙志军认为，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是优势也是劣势，虽然有更多直面文物的机会，但也容易被思维定势，突破难免就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。

所以，文物摄影师在孙志军看来，其实也是“甜蜜的烦恼”。“做文物摄影师比一般的摄影师要难。就莫高窟的摄影师来讲，敦煌壁画不像一般的画作会有边框，它们都是没有间隔的。这就导致了拍摄非常麻烦，因为你首先要了解这里面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。”孙志军笑说，好在自己当年的“童子功”还不错，“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进入洞窟的机会比现在要多得多，我常常自己领上一把钥匙，想看哪个洞窟就去哪个洞窟。我会拿上《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》从1号洞窟一直挨个看到492号洞窟，在一年内，来来回回我完整地看了三遍。每到一洞窟，我都会仔细做好笔记，比如哪里有个猴子很漂亮，哪里和哪里都出现了老虎……刚开始的时候懂得不多，只能浅层次地去看，但是这些经历至今让我受益无穷，因为我能把整个莫高窟的相关图像串联起来，同类的图像我能告诉你另一个在什么方位，又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

为了打破这种浅层的理解方式，更好地完成拍摄任务，孙志军渐渐养成了读佛经的习惯：“要在莫高窟拍出好的照片，一定要读佛经，这样你才能懂得如何去分割画面。”

孙志军举了《法华经》里“乘三车离火宅”的例子，“你要知道这个故事里面相关的人物有哪些，‘三车’又是哪三车。你不能因为鹿车比较好看，就不要牛车和羊车，少掉了哪个都不完整”。再比如《张骞出使西域图》，孙志军解读，根据故事来看，它最终形成的是一张方形的画面，“而我们一般的相机是4:3的画幅，但你不能为了构图优美而删减整个故事的完整呈现。所以，作为一名莫高窟的摄影师，除了技术之外，一定要对壁画有所了解，而了解途径之一就是反复读佛经”。孙志军慢慢养成了这种习惯，每到一处文化遗产地之前，都会做大量的功课，尽可能把能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都看一遍。

